

第五十九號

李浴日君瀝戰中的日獄代序

天要買菜，米，炭……我囑咐地無可奈何地向老舒報告。

「替他！把酒買來喝了再睡！明天的，明天再說！又氣，又病，今晚我簡直不能活了！」老舒憤然的訴我，這憤然的對象，並不是我，而是整個地正在籠罩着上海的駭亂的氛圍。

「好吧！買酒回來喝！」國已亡了，還要說什麼明天！老舒的訴說，終旋得到我的共鳴了。

於此，四兩花彫，兩包花生米，便擺在我們的桌上；我和老舒對坐着，開始一口一口的喝着，酒的滋味和心的滋味在緊緊地交流，我們嘗不出這時

通 獻 跳 答 您 再

請陳應的躺下。
酒的効力，是最容易
令人忘却了人間一切現實
的痛苦；是的，在這一陣
難得的醉後疲倦的朦朧中
，我們忘記了一個月來淞
濕的戰爭，忘記五天以來
抗日軍撤退後我們所受種
種悲哀，憤恨，恥辱的痛
楚。

一片紅的可怖之網。
「是機關槍？……」
「是迫擊砲？……」
「是日軍衝入法界？」
佔領南市？……」
我們驚惶得都喊了出
來，心頭突突地密密地連
續不斷的跳動，和外面密
密的連續不斷的劈劈拍拍

再生之夕	萬仲文
您的靜穩	沙 雷
客衣萍論詞的聲律	武西山
跳舞圖	方需其
默此殘生	羅 樹
通信	邵憶德

二十一年七月廿九日
(星期五)

八十一

「唉！落日！」說到落日，老舒這時候也跟我嘆息起來，這嘆息裏已有了淞哀悼正在淒涼和落日，同時也正哀悼和落日一樣犧牲的我們自己。落日，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當風戰未爆發時，他住在北四川路讀書，及淞住在北四川路讀書，及淞戰後後，隔了幾天，他終於被有過去我們這裏來，而且由杭州，廣州，饒

處友人的詢問及他的下落。的你看起來，說明他又沒有逃到別處，我們登了好幾份報尋找他的行蹤，都得不到一點回訊，在我們意想之中，他是一定被日兵慘殺了，當我們談到他的時候，大家都嘆息道：

「唉！連屍也沒有法子找去！」那知道我們今晚看看也步他的後塵，為民族的爭鬥而犧牲呢？

念到此裏，我和老舒只有相對靜坐，生之無常，與死之恐怖，交流澎湃，在我們的心靈：可說是一片。

您的靜穆

沙雷

您，您的靜穆使我想到深谷的幽蘭傲風飄盪不出您半句語言，僅僅殘縷芬芳您在都市中港是懷念着您沉默的小故鄉

您和我抱吻時呼吸還是絲毫未食皇您把數個的魂嚙都投入我心坎了而您仍覺惜着低低的一句『我愛您』

答衣萍論詞的聲音

衣萍先生：

七月二十一日手書敬悉。弟前評著『看月樓調』，說到聲律問題，以示寫作係用徽州土音；詠填詞應該『讀得上口』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一分一分地過去，大家好像像一羣待決的四徒狂舞的，在等候着『死』，於此而『死』却終不會來，家家都預備做剋烈發生時犧牲，然而倒餓是不但發生，外面卻已漸漸地到腳步聲和汽車聲，地一片人羣的歡呼聲，着原來那些夢拍夢拍的音竟成了我們正在恐怖耳朵來了。

沙

3. 开水 ○————○ 中夏秋夜是个天然的水云 河机

序

110

詞本無韻，毛西河這語是不錯的。不懂詞無韻，即問本末又何嘗有韻？試問三百篇以何韻爲根據？程綬培說：「古無雜音」，凡章聲之謳歌，野人之謳詠，莫不各隨方音自成韻調，無所隔通，無所謂韻也。遠韻書出，而古音有流變，韻部有廣狹，而通狹之例生焉。漢者，四方皆通之音，故用之者多

中東冬冬時，江陽通叶，庚庚庚通叶，元舉通叶，這可見宋人填詞用韻很寬，只要「讀得上口，聽得耳上」，便好，但要從韻書的光例講起來，這也有乖宋教養的獨創，在他以前已有人將以上諸韻通叶的了。

詞本無韻，毛西河這語是不錯的。不懂詞無韻，即問本末又何嘗有韻？試問三百篇以何韻爲根據？程綬培說：「古無雜音」，凡章聲之謳歌，野人之謳詠，莫不各隨方音自成韻調，無所隔通，無所謂韻也。遠韻書出，而古音有流變，韻部有廣狹，而通狹之例生焉。漢者，四方皆通之音，故用之者多

而主反讀汝不可也。吳氏不以爲讀汝，而以爲作務，讀務爲讀，失之已遠。賈亭林以此爲有二音，既有二音，則是各從其音，亦即各方自之音也。以「程氏論音分爲四方皆通之種，及各方自之音二種，其說便詳盡。詞的押韻，唐五代至宋，不少用各方自之音。元明而後，韻書都是以前人所用的韻部通用，甚至以前古人所已用的爲四方皆通之種，試將有清一代名家的詞翻開，有何人敢用自己家鄉土音填詞的？先生填詞，不爲後世韻書所拘，這點可見先生對於文學革命是如何勇敢了。

我以爲「權輿」中以

韻，放進者以無韻爲韻。唐人詩以東，也是事實。按唐詩以東，都是通韻者，如杜甫兩聯詩：

「天外秋雲淨，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秦柳行驛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此時以東韻字「風」「紅」「空」，與東韻字「農」通押。再江陰通韻者，如李賀朝謝秀才詩：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姬。戟戟橫龍窟，刀華侍柱圍。遙人裁淚濕紅綸重，樓鳥上井架。」

此時以陽韻字「膏」「狀」「樓歌」中通押之韻，唐人詩已有尤例，如宋庄行詩，係用唐人詩韻，甚非用的各方百計之音了。

先生填詞，反對家鄉土音叶韻，鄭意并不反對，不過在我們語音最複雜的中國，如果各用其鄉音叶韻，雖然他自己「覺得好聽」，聽得下耳，「在別的地方人讀時聽時，便感覺着不順口，不入耳」。因爲各地有各地的調兒，因爲各作者自覺是一首東韻與西韻的詞，如其他人讀得拗口，又何？蔡鏡照在填戲曲中說：「國語文學必有標準國音，標準韻就是北京的方音，即所謂國音。方言國音，則以其方言作標準。」這裏所謂國語韻，方言韻，

想都是手民之誤。又南中云：「蔣氏詞韻，萬氏詞律，全不足為奇。」蔣氏詞韻未見，不知何名？萬氏詞律雖多拘固，亦有一得之見，未可一概抹殺。

詞本來是無韻的，後人填詞已用之字，造作詞韻，創定格韻非失之過漏，卽失之拘謹。我們現在填詞，當擇古人所用四方音通之音的雅正者用之。不一定古人所用之字皆足爲法。毛嫱西子，宋詞如李，兼括南齊；新開河詞，本往盤嶺，而行離別詞，本文紙韻，而末韻用外字，姜夔疏影咏梅詞，本屋沃韻，

110

而中用北字；柳永送征衣
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
，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
用爲例。」他這話是不錯
的。

天懶得執筆，夜深微涼，
匆匆來習，不盡所陳即祝
夏安！

西山白（七月廿五夜）

跳 舞 圖


作其畫方

星 樹

那末也須迅速打一下，擊
這殘餘的生命，向着什麼
事物碰出撒拉星的大火花。
有些人勞勞於權位，
有些人勞勞於金錢；更高
一些於聲譽，於藝術，於
遠，高超的夢想。——這

懷疑對自己已有肺病，
我大概不久離開人世了吧！
年齡一十七歲，正是老壽
開始衰微的時候，然而，
我不能度過今年夏日嗎？
這雙手是甚麼的心中所謂
初期望的了。即如說罷，

獻此發生



星 樹

一切，是人類生活的動力，使人愛，使人執着，使人忘倦於人生的艱澀和苦痛。我將從中選擇什麼呢？我性的所近，力之所能的，是什麼呢？沒有，一樣也沒有。這一切，無論其多力而不可能，實在說，他們對於我已經日本沙漠，太陳腐了。

有大力了，才能拿東西。『偉人頌』（衆生）這類的字眼，單是想到，也要感到疲勞的。不，也許我的力量使我不會使用過。我沒有經過那些的操演。

受光。我只見到黑暗；受花。我只見到垃圾堆裏春柳，而我永在生疾；受熱鬧，而不持不長久孤獨。——一切都已完了。重心，幻想，美麗的夢，舞動的絲線，如秋暮黃花瓣落在靜風雨裏。現在的歡樂，恰如我方才停停時間遇見外方的天空：灰暗，寒濕，荒蕪，冰冷。

你當今夜睡醒，心裏無窮之火便燒着，他迫使你說道：「今生不能如此。」

怒之心的被憤火燃燒着，他大聲叫喊：「戰鬥！戰鬥！」這時我毅然決然感到，生命是有歸宿了。戰勝自己！戰勝自己的自衛！自己犧牲的性靈！戰勝過了自己軟弱的性靈！生活的人，我的身心將在憤怒中拚鬥，如一顆毒箭在憤怒中拚鬥，使我能在死死的恐怖中，從悟到人們應該怎樣生活。啊！戰鬥！我願向你們獻此殘生。

七月三日於南京

通信

邵位德

李哲先生：

我也是一個「小貧民」的憂鬱者，終日接到了她的愛書，於是覺得寂寞的呻吟，若有一種無限的呻吟一般，大約是先生那裏有力氣替着神祕的所歎息吧！

我是一個極小的窮人，雖然是一個初級中學的教員，可因我的貧困，不得不再向社會乞求，這是我所最厭惡的事。

[illegible]

1